



74
6640
63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廣泰舊編

翰林院編修嘉慶王鳴盛

李天保總纂魏都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和宋完

參校

嘉禮三十七

射禮

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四鍬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傳敦弓書也天子敦弓鐵矢參亭已均中藝 箋舍之言釋也藝質也周之先
 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
 次第 疏敦與雕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
 天子敦弓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敦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鐵參
 停者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
 鐵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
 言已均中藝為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
 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為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當
 為養老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
 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
 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
 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
 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毛意亦為大
 射也言序賓以賢者段壺數算云某黨賢于某若干純為中多者為賢此射擇之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四 射禮



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也

朱子曰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鏃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鏃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
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四鏃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
箋射禮指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備釋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于禮則射多中
疏天子至成規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敦張弓也二京賦曰彤弓既設殼與句字雖異首義同射禮指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指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備釋之也按大射禮指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蕙田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田獵厚矢恆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如養老而射亦禮樂之散射也養老之射亦是大射但儀節大抵相同而為禮則別今另列于此



又案以上養老之前射以擇賓

詩小雅車攻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傳決鈞弦也拾遂也飲利也柴積也
箋飲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疏此章言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也言時諸侯所有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次比而和利矣弓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此射夫皆已射一番若中得禽者既同復將射之位欲更射以求禽也若以射之而不中者則又助我中者舉積禽此文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獲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傳以飲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夾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鈞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飲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飲為利也言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者弓體有強弱各其力之所便又弓矢之各有安危宮之位也以言助我舉積是不得利者助他人也故射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矣卿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不勝者降即此是也此謂士大夫以上有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故鄉大夫以五物詢眾三曰主皮是也
李氏樞曰決以骨為之著於右巨指以鈞弦者也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逆弦者也拾亦謂之逆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摧破物也

蕙田案以上巡狩諸侯從王賜射餘獲

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

易氏祓曰祭祀之禮以牲為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於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為之方其迎牲於門則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儀法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

司弓矢凡祭祀供射牲之弓矢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

大戴禮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蕙田案以上祭祀射牲之禮

周禮夏官諸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

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注游倅倅之未仕者學太學射

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疏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

王氏曰國子之於政事若宿衛固守之屬也存者使之在學而養之也王氏安石曰春合諸學則修德學道也秋合諸射則以待兵甲之事也

蕙田案以上遊倅合射

禮記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

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

謂飲酒也疏命鄉簡不帥教者乃命鄉內耆老皆會于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此鄉學內為不帥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鄉飲酒之禮老者居上故曰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上功則自勵為功觀上齒則尊敬長老

蕙田案以上元日習射于庠

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注歲獻

之書及計借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六國三人次國一人小國一人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注流猶放也書曰流其工于幽州

蕙田案以上試貢士于射宮

丙則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謂抱之而使鄉前也射始有事也疏此明大夫以下生子設弧矢之法

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疏射禮惟四矢者天地非射事所及惟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眾木之本

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疏用六者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穀猶事畢設飯食故也

蕙田案以上始生之射

丙則成童舞象學射御注成童十五以上疏舞象謂武舞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舞

蕙田案以上成童學射

少儀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注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于地也投投壺也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所謂洗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曰徹馬嫌勝故薄之疏侍射則約矢者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庭楅前取兩頭為龍頭中央其一身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矢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舉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則約矢也侍投則擁矢者投投壺也擁抱也矢謂投壺箭也若拓若棘為之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從委於身而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但手并抱投之也故鄭云不敢釋於地庾云擁抱已所當投矢也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勝則洗而以請者若敵射及投壺竟可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而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豐在西階上兩楹之西而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就西階上立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之曰賜灌灌猶飲也而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酌前洗爵而請行饗然後乃行也客亦如之者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如卑者之法所以優賓也不角者角謂行罰爵用角酌之也詩云酌彼兕觥是也今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

不擢馬者擢去也徹也投壺立籌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馬三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一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陳氏辯曰凡射必一人為耦楅在中庭箭倚於楅上耦前取一矢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并取四矢

故謂之約矢也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從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今飲尊者及客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馬者投壺之勝算

蕙田案以上卑幼侍尊長射

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應氏鏞曰射者男子所有事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辭也

大戴禮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蕙田案此條與郊特牲文同

又案以上不能射辭疾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注貫革穿革甲也

蕙田案以上散軍之射

右射雜儀

書益稷侯以明之

蔡氏沈曰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說與否也

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

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

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尊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射侯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亦九十參七十五十遠尊得神可同耳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元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寸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取直也疏以其雖有正鵠之別侯是總名故云侯者所射也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侯中上下俱有布一幅夾之所飾者唯兩旁之側也梓人為侯廣與崇方故云方制之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爲質三分其侯鵠著於侯中云所謂皮侯者所謂梓人張皮侯而棲鵠云王之射虎侯侯王所自射者遠近三等人有尊卑分爲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知王射虎侯侯諸侯卑於天子其自射射熊侯明助王祭亦射熊侯侯卿大夫卑於諸侯以其自家射射麋侯五十步明助王亦射豹侯五十步故知射豹侯侯卿大夫更言已下者兼有士亦射豹侯諸侯之大射熊侯侯諸侯所自射射侯羣臣所射以其唯有二侯故分爲二等云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者以其唯有一

侯故也云凡此侯道虎九十弓至五十弓並約鄉射記按鄉射記云鄉侯侯道五十弓案大射大侯約射侯直言九十七十五不云弓故注鄉射記云大侯九十弓案大射大侯約射侯直言九十七十五不云弓故注鄉射記云大侯九十弓案大射大侯約射侯直言九十七十五不云弓故注鄉射記云大侯九十弓...

天子之德也故其虎侯能俛物俛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先公者諸侯之德也故共熊侯豹侯卿大夫之德則以養人為事養人以除害為先春秋多虞害稼則卿大夫射麋侯以除害也

冬官考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

馬注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為之一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于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參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惟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賓射燕射 疏禮射有三有燕射賓射大射大射射鵠賓射燕射射侯法亦與此同

王氏曰侯以布為之以皮飾之梓人攻木之工而為侯者以侯待木而張故也鄭氏謂曰射必用侯正名曰侯者蓋天子射之所以服諸侯臣下射之得以為諸侯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各有所射之侯而侯之制則有小大之不同天子之能虎豹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諸侯能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卿大夫麋侯五十弓侯中一丈然其侯中之廣與崇方則一而已其廣與崇適相等焉謂侯之中高廣相似也蓋偏於左右則不得其正倚於上下則不得其正惟正然後可以期於中所以欲其相等也匠人之為防亦云廣與崇方蓋非相等則其力不足以捍患故也弓二寸以為侯中虎侯之弓以九為節則侯中一丈八尺也中一丈八尺則鵠六尺也由是推之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則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而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眾馬融皆曰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者蓋不考諸此耳王氏昭禹曰鵠棲侯以為的者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為善中則告勝焉故謂之鵠也鵠以皮為之各如其侯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唯大射

以皮侯其餘
有賓射燕射

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

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為三丈下兩個半之傳地故短也元謂个讀為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益取象于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疏先鄭意身即與中爲一謂方丈者其上也加布一幅長三丈爲兩個後鄭不從者侯有中躬有躬有躬今先鄭惟其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古者布幅廣一尺二寸二寸爲縫皆以二尺計之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九幅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爲七丈二尺添前爲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爲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有五丈四尺添前總用布三十六丈也其七十弓侯侯中一丈四尺其五十弓侯侯中一丈皆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个計之皆可也 鄭氏鏐曰弓之左右出者其名曰个亦名曰舌个或音幹取其張而用力也又居一分上兩個倍之而居其三也下兩個半之者言下兩個居上兩個之半也

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縝寸焉

連侯繩也縝籠綱者 疏綱以繫侯於植者也植則在兩旁邪豎之也 越氏謂口縝是圈子穿在个邊 綱却穿過圈子以縛在植上

易氏說曰綱所以持侯而繫于植植所以持綱而繫于侯上綱與下綱出舌皆八尺者以象人張臂之義縝寸者以象人伸指之義蓋臂爲尋而指爲寸皆近取諸身者也此又三射之侯與夫三侯二侯一侯之所同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于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 疏張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節侯之側號曰皮侯而棲鵠者各以其皮爲鵠綴于中 央似鳥之棲故云而棲鵠也 王氏與之曰 此大射之侯

鄭氏鏐曰春以功蓋氣至於春則發生之時人至於春則立功之時大射之禮所以發動使之求爲有功之事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 疏此據賓射之侯言五采是九十弓之侯若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

鄭氏鏐曰五采之鵠者即射人所謂五正之侯也虎侯五正熊侯三正豹侯二正用五采以畫焉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元居外以五行相克爲次也以南爲首故先朱以正爲的故曰正畫用五采故曰采侯張五采之侯則王與來朝之諸侯行賓射之禮也惟朝會而張此侯以射此遠國所以繫心於王而不敢攜

也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注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閑暇飲酒而射疏此燕射之侯

也息老物勞使臣無事飲酒二者燕皆有射法

鄭氏鏐曰六獸皆正面畫其正首於鵠之處張獸侯以明獸之害人者吾已射之矣此可以息燕焉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

注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疏謂司馬實爵已下皆依大射而言

彼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

王氏昭禹曰侯而祭之者神無乎不在而君子無往不用其至也

其辭曰唯若甯侯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

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注若猶汝也甯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或有也若如山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為諸侯者

易氏祓曰侯之為侯非止射侯而已內能受矢外能威人者為射之侯屏蔽王室敵王所愾者亦為天子之諸侯使諸侯而安其為侯則善矣其或不安其為侯不能奉承乎王命則司馬九伐之法在所必及故托其辭於祭侯曰抗而射女爾諸侯可不知所戒乎誠能安其為侯謹守臣節則富貴可以長守故曰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雖曰詒之自上而所謂惟若甯侯者實諸侯之自求多福也

吳氏澄曰甯侯謂諸侯先有功德者能安甯其國故今射者願如安甯之侯而毋得如不甯之侯言當效有道之君而勿效無道之君也不屬於王所即所謂射焉抗舉也強飲強食祝頌辭也

聶崇義三禮圖虎侯圖說曰司裘王大射則供虎侯

言王大射者謂王將祀五帝于四郊昊天于圜丘及

享先王選助祭者故于四郊小學之中王與諸侯及

羣臣等行大射之法也虎侯者謂以虎皮飾其布侯

之側其鵠亦以虎皮方制之著于侯中其侯道九十

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亦身也侯身廣丈八尺三分

其侯而鵠居其一焉則鵠方六尺矣此王之所射之

侯也與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為一事侯制上廣下

狹蓋取象于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樂

以騶虞九節熊侯圖說曰王大射司裘亦供熊侯

此助祭諸侯所射之侯也亦以熊皮飾侯側兼方制

其鵠侯道七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廣丈四尺亦三分其侯而鵠居其一則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者賈釋云以侯廣丈四取丈二三分之得四尺又于四尺之內取尺八寸得六寸有二寸在寸爲三分二寸總六分取二分二分于三分爲三分寸之二也三分寸之二卽是大半寸也故云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崇高也上下爲崇橫度爲廣則虎侯中丈八尺熊侯中丈四尺豹麋侯中一丈皆方故云廣與崇方也又射之諸侯樂以狸首七節 豹侯圖說曰王大射司裘亦供豹侯此助祭卿大夫并士所射之侯也亦以豹皮飾侯側兼以豹皮方制其鵠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廣一丈亦三分其侯而鵠居其一則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賈釋云

以侯廣一丈內取九尺得三尺一尺取九寸一寸分爲三分取一分則一分于二分爲三分寸之一三分寸之一則是少半寸故云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謂鵠者取名于鴉鴉鴉小鳥捷黠難中是以中之爲雋而取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虎熊豹示伏猛言能伏得猛厲諸侯也麋者迷也以麋皮爲侯示能討擊迷惑之諸侯也射者大禮故于三侯之上取義眾多又侯道九十七五十弓遠近三等者以人有尊卑分爲三節尊者射遠卑者射近故也射人云孤卿大夫樂以采蘋五節樂以采蘋五節 熊侯圖說曰司裘云諸侯則供熊侯豹侯此謂畿內諸侯大射將祀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士熊侯則諸侯自射者也豹侯所選助祭臣下所射者也亦以熊豹

皮各飾其侯側方謂之鵠其侯道鵠居皆與王之熊
 侯豹侯同 麋侯圖說曰司裘云卿大夫則供麋侯
 此謂王朝卿大夫畿內有采地者將祭先祖亦行大
 射之禮張麋侯君臣共射焉亦以麋皮飾侯側又以
 皮方制其鵠著于侯中其侯道亦五十弓侯廣鵠方
 丈尺之數亦與王之豹侯同 大侯圖說曰畿外諸
 侯將祭先祖亦行大射禮而射三侯與天子同畿內
 諸侯近尊不得同于天子三侯但射二侯而已畿外
 諸侯遠尊故得申也三侯雖同而用皮別耳即大射
 大侯九十參侯七十十侯五十是也大射直言九十
 七十五十不云弓者案鄉射記註云大侯九十弓參
 侯七十弓狩侯五十弓是有弓可知也又大射注云
 參讀曰糝糝雜也干讀曰豺豺胡犬也畿外諸侯自

射大侯即熊侯也云大侯者與天子大侯同九十弓
 也其糝侯助祭者所射也大侯與天子雖同其糝狩
 二侯用皮為別 糝侯圖說曰此謂畿外諸侯卿大
 夫助祭于君所射之糝侯也糝雜也雜侯者以豹尊
 于麋明以豹為鵠以麋為飾耳不純用豹麋者下天
 子卿大夫故也其侯道七十弓侯廣鵠方丈尺之數
 並與天子熊侯同 豺侯圖說曰豺侯者外諸侯之
 士助君祭所射之侯也豺外國野犬以豺皮飾侯亦
 方制為鵠其侯道五十弓侯鵠方廣並與天子豹侯
 同 五正侯圖說曰天子賓射射五正三正二正之
 侯若諸侯朝正于王張此三侯與之共射謂之賓射
 五正之侯九十弓亦三分其侯正居一焉凡畫正五
 正五采三正三采二正二采五采者先從中畫朱方

二尺次白次蒼次黃次黑皆充尺寸使大如鵠蒼即青也以射者相刻相伐之事故還以南方為本其外白青等皆相刻為次也又畫此五色雲氣以飾其側樂以騶虞九節 三正侯圖說曰此三正七十弓之侯亦三分其侯正居一焉三正之侯去元黃餘同五正還以朱白青三色畫雲氣以飾其側此是諸侯朝王為賓所射之侯也凡畫雲氣用丹為地以丹淺于赤也故于丹上得見赤色之雲諸侯于已國射三正二正之侯樂以狸首七節 二正侯圖說曰此二正五十弓之侯亦三分其侯正居一二正之侯又去白青直用朱綠而已還用朱綠二色畫雲氣以飾其側此卿大夫聘會于王共射之侯也 熊首獸侯圖說曰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註云獸侯畫獸為侯

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白質者謂以蜃灰塗之使白為地正面畫其熊之頭狀亦象正鵠三分其侯而處其一亦各畫雲氣飾其側燕謂王勞使臣與飲酒而射也息謂王休農息老物之後亦行此燕射之禮王自射此五十弓熊首之侯也 麋首獸侯圖說曰諸侯麋侯赤質謂以赤塗之使赤為地正面畫其麋之頭狀必知然者案狸首者射不來者之首也明熊麋以下皆正面畫其頭也王燕勞之時諸侯射此五十弓麋首之侯也亦畫雲氣飾其側 虎豹首獸侯圖說曰卿大夫布侯畫以虎豹言布侯者謂不采其地直于布上正面畫虎豹頭狀亦畫雲氣飾其側王燕射則卿大夫射此五十弓虎豹首之侯也燕射必射此熊虎豹之首者不忘上下

相犯也言此三獸皆猛不苟相下若君臣之道獻可者替否者不苟相從輒當犯顏而諫似此獸也故用之鹿豕首獸侯圖說曰王燕射士射五十弓鹿豕之布侯者亦謂不采其地直于布上面畫鹿豕頭及畫氣以飾其側諸侯必射麋士必射鹿豕者志在君臣相養也案內則云麋鹿豕皆有軒並是可食之物故知相養也天子諸侯特射熊麋之首卿大夫士兼射虎豹鹿豕之首所謂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此燕射天子已下尊卑皆用一侯其侯道又皆五十弓弓二寸以侯中同方一丈者降尊就卑之義以燕禮主于歡心故也

陳氏禮書周官司裘於王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熊侯豹侯卿大夫其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豨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麋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朱白蒼黃元以爲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然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則畿內諸侯大射之禮也畿外諸侯大侯參侯千侯故大射禮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千千不及地武是也司裘不言豨

侯以士無大射故也不言參侯以畿外非司裘所共
故也射人言士豻侯二正則王三侯之爲虎熊豹諸
侯二侯之爲熊豹大夫之侯亦爲麋可知也蓋大射
有鵠則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則猶大射之飾
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
采故曰五采之侯則司裘射人之三侯二侯一侯其
側則同而所異者中而已鄭司農釋射人曰三侯熊
虎豹二侯熊豹是也鄭康成曰三侯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
蓋王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經言王五正康
成謂有三正二正經言諸侯三正康成謂有二正可
乎夫天子諸侯所尚者威孤卿大夫所尚者才士所
尚者志威以服猛爲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
大射之侯以虎熊豹才以除害爲職而麋害穀者也
故大夫大射之侯以麋士以有事四方爲能以勝夷
狄之守爲善而豻胡犬也故士賓射之侯以豻然燕
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麋大夫止用虎豹士用鹿
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祭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
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夫隆其才然後能衛上大
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其志以至於才則燕之爲
禮所以異乎大射賓射之嚴分守也麋鹿類也豕亦
害物者也春秋以冬多麋爲災詩以町疃鹿場爲患
禮記以食田豕爲虎之功此麋鹿豕之不可不除也
然則畿外諸侯大射以大侯參侯干侯何也大侯熊
侯也參侯麋侯也干侯豻侯也諸侯三侯熊爲上故
曰大侯大夫麋侯參於天子諸侯之侯爲三故曰參

三禮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三
侯天子得以兼諸侯之侯故有熊侯諸侯得以兼大
夫士之侯故有麋侯豺侯康成以參爲糝謂糝侯豹
鷓而麋飾以大夫用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士用鹿豕
不忘君臣相養非射禮之意也鷓取名於鴉鷓正取
名於題肩皆鳥之捷黠難中者故以中爲雋焉其義
則鷓者直也正者正也直已正志然後能中故記曰
不失正鷓者其惟賢者乎鄭眾馬融王肅則以正在
鷓內賈逵則以鷓在正內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
大射之侯棲鷓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以象
正鷓而已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鷓
居一焉由是言之則賓射之侯亦三分其廣正居一
也蓋弓二寸以爲中虎侯九十弓則侯中丈八尺鷓
方六尺熊侯七十弓則侯中丈四尺鷓方四尺六寸

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則侯中一丈鷓方三尺三寸
有奇鄭眾馬融之徒以四尺曰鷓誤也

又曰大射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
五十鄉射記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
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夫王之虎侯謂
之大侯諸侯熊侯亦謂之大侯諸侯大侯九十參七
十千五十則天子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五十弓可
知豹五十弓則麋亦五十弓可知先儒謂弓之下制
六尺則九十弓者五十四丈七十弓者四十二丈五
十弓者三十丈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中丈
八尺七十弓者中丈四尺五十弓者中十尺侯中廣
崇方則五十弓之侯用布五幅長丈則中之布方丈
矣倍中以爲躬則上躬下躬各二丈矣倍躬以爲左

右舌下舌半上舌則上左右舌布四丈而出躬各一丈下左右舌布三丈而出躬各五尺矣鄭氏謂半者半其出於躬是也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大射量人以狸步量侯道蓋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大射擇士欲其能擬度而獲也故以狸步非大射則弓而已弓之下制六尺狸再舉足亦六尺其爲步同其所用異也古者制度取於身而器用生於類故侯道生於弓而侯中亦生於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而侯道之遠侯中之廣者雖不止此然十弓者侯道之所始也故五十弓之侯其上則象人八尺之臂五八四十而用布四丈其下則象人六尺之足五六三十而用布三丈中其身

也上下其躬也躬之左右出者舌也持舌者綱也籠綱者緝也其不及地者武而已則下綱其足也武其足迹也中人之迹二尺二寸則侯之制度取於身可謂備矣

又曰司裘天子大射三侯虎侯侯道九十弓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侯道七十弓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氏謂王之大射王射虎侯諸侯助祭者射熊侯卿大夫士助祭者射豹侯其說蓋以大射禮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而知之也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則同侯蓋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驩也凡侯面北西方謂之左其張而未射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及

射則說東遂繫左下綱司裘諸侯大射其熊侯豹侯
 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熊侯
 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是也侯步之制蓋與天
 子熊侯豹侯同與畿外之熊侯參侯異遠近屈伸之
 勢然也射人諸侯二侯四耦亦畿內諸侯耳司裘卿
 大夫射其麋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鵠三尺三寸
 有奇天子諸侯之射與臣異侯尊君也大夫之射與
 臣同侯避君也士事人非事於人者也故有僚友而
 無臣故無大射擇士之禮

又曰詩曰大侯既抗天子之侯也大射禮大侯九十
 諸侯之侯也天子大侯九十步而諸侯大侯亦如之
 參侯以眡天子熊侯干侯以眡天子豹侯則步中躬
 舌之制可知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

及地武鄭氏曰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豨侯計之參
 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少半
 寸是也何則干侯中十尺上下躬舌各二尺為八尺
 則丈八尺矣又下不及地尺二寸則豨侯上綱去地
 丈九尺二寸矣參侯中丈四尺上下躬舌八尺則二
 丈二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參鵠之下與豨侯
 上綱埒此所謂見鵠於豨也大侯中丈八尺上下躬
 舌八尺則二丈六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大鵠
 之下與參侯上綱埒此所謂見侯於參也諸侯如此
 則天子虎侯見鵠於熊熊侯見鵠於豹豹不及地武
 又可知也

又曰司裘諸侯大射二侯射人諸侯賓射亦二侯畿
 內諸侯也若畿外則三侯矣二侯四耦則三侯六耦

射禮

矣儀禮大射畿外諸侯之制也三耦射畢然後公射
又三耦射畢然後公再射乃獲飲殫則三侯亦六耦
也昔晉范獻子聘於魯魯侯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
足取於家臣蓋方是時公室卑矣不能如禮士有賓
射而不預王之賓射故射人無士之摯位士無大射
而與王之大射故司裘豹侯士射焉鄉射記言鄉侯
之遠近廣狹而不言其侯鄭康成謂鄉射當張麋侯

二正

又曰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
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白德之成赤
事之著故天子之侯白質諸侯之侯赤質天子諸侯
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
其地不采可知也君陽而奇故畫一臣陰而耦故畫

一畫非特其首而已鄭氏之徒謂六獸皆正而畫其
首於正鵠之處猶狸首射不來者之首也然天子歌
騶虞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芣三詩皆為射節而無射
事孰謂狸首必射不來者之首耶

劉氏續曰周禮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鵠考工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凡侯有三皮布獸雖不同而鵠則皆以皮為之加于上以有毛生皮為之則曰皮侯蓋武射專主力所謂主皮是也春以功謂凡田獵以習武也詩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是也舉春則四時可知以布為侯各畫其獸曰五采之侯天子畫若虎若豹若麋若熊若麋若豹若卿大夫則畫麋蓋文射專主禮樂試之於射宮選諸侯卿大夫士與祭者也以去毛之皮為侯如畫獸曰獸侯既燕則射詩所謂序賓以賢是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則畫地亦赤矣大夫士息燕又以布矣

蕙田案以上侯

周禮夏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抉拾掌詔王
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載其弓弩

注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也拾者所以引也也詩曰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也也拾謂攝也元謂抉挾矢時所以持也詩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韞拊著左臂

裏以韋為之詔王告王
當射之節及授之受之
王氏曰乘車王所乘
之車載載之于車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
注弓弩成於和矢箭成於
堅箭盛矢器以獸皮為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

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矟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
注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
革革甲也春秋傳曰騰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楛以為射正也射甲與楛試弓習武
也矟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
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
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其矢箠皆從

其弓
注從弓數也每
弓首箠百矢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注攻城
壘者與

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矟矢
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注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
矢殺矢矟矢恒矢痺矢用諸近射也矟矢矟矢恒矢痺矢用諸散射也矟矢矟矢恒矢痺矢用諸散射也矟矢矟矢恒矢痺矢用諸散射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
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
規勾者謂之弊弓
注體往來之長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往體多
來體寡則合小而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往體多

冬官考工記矢人為矢鏃矢參分莠矢參分一在前二
在後
注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弓矢職莠當為殺
鄭司農云一在前謂前中鐵莠居參分殺一以前兵矢田矢五

分二在前三在後
注鐵差短小也兵矢謂枉矢矟矢
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矟矢綱矢七分三

在前四在後
注鐵又差短小也司
弓矢職綱當為莠參分其長而殺其一
注天稟長三
尺殺其前一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
注羽者
六寸以其筈厚為之羽深
注
鐵也

水之以辨其陰陽
注辨猶正也
陰沈而陽浮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

其比以設其羽
注夾其陰陽者弓矢比在稟兩旁弩矢比
在上下設羽於四角鄭司農云比謂括也參分其羽

以設其刃
注刃
二寸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注謂風不能
驚憚箭也刃長

射禮

六

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皖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

中彊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注言幹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俛低也翔回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趨旁

之以眠其鴻殺之稱也注其幹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

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卓注相猶擇也生謂無瑕也搏讀如搏黍之搏謂圓也鄭司農云欲卓欲其色如卓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六材既聚

巧者和之注聚猶具也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

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

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注六材之方相得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櫛

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注此說弓幹善惡也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注陽猶清也木根者奴

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注鄭司農云欲謂形執假令木性自由則當反

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而執元謂曲執注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居幹之道蓄粟不池則弓不

發注鄭司農云蓄粟謂以鋸副析幹也池謂邪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

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注鄭司農云昔讀為錯謂牛角角理錯也疾

險中注牛有久病則角裏傷瘠牛之角無澤注少潤氣角欲青白而豐末注豐大也夫

角之本蹙於剗而休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

者執之徵也注色白則執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

撓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注長讀如秦師入隈之隈疏曲慢之義夫角之

末遠于剗而不休于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

者柔之徵也注末之大者則氣及煦之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

之牛戴牛注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

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注搏圓也廉瑕嚴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

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注餌色如餌凡昵之類不能方

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注簡謂筋條也筋欲敝

之敝注鄭司農云漆欲測注測猶清也絲欲沈注如在水得此六材之

全然後可以為良注實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

秋合三材注三材膠漆寒奠體注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冰析澇注大寒中

冬析幹則易注理春液角則合注合讀夏治筋則不煩注煩

秋合三材則合注合堅寒奠體則張不流注流猶冰析澇則

審環注審猶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注基歲析幹必倫析角無

邪斷目必茶注鄭司農云茶讀為舒舒徐也目幹節目斷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

代之受病注脩猶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

筋之所由憺恆由此作注摩猶隱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

其矧則木堅薄其矧則需注需謂不充滿鄭司是故厚其液而

節其矧注厚猶多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倅注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

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注擊之言致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

其大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

所由挫恆由此作注幹不均則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當弓之限

恆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注恆讀

弓之利也注達謂長于淵幹若達于簫頭細引也今夫菱解中有變

焉故校注受解謂接中也變謂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注挺直也

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注重明達角之不利擣幹欲

孰于火而無羸橋角欲孰于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

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

亦不動注羸過孰也燂炎爛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為之

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

可以為良矣注溼猶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

薄其敝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罷需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注末謂箭也柎柎車為柎而發必動于綱

接中注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注羽讀為扈扈緩也接中動弓有六材焉

維幹強之張如流水注無難維體防之引之中參注體謂內之

之茲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

釋之無失體如環注負茲辟灰也負茲則不材美工巧為之時

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

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注有三讀為又參其力又參均者謂若幹勝一

三侔膠三錡絲三邸漆三魁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

合三而成規注材良則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

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

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人各以其形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

志慮血氣注又隨其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

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

弓安弓為之危矢注言損贏濟不足者奔其人安其弓安其矢

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注三舒不能疾而中言其人危其弓

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注愿怒也三疾不能怒而往體多來

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注射遠者用執夾與之弓合五

利射革與質注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往體

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注射深用直唐弓合大和無

濶其次筋角皆有濶而深其次有濶而疏其次角無濶

合濶若背手文注弓表裏濶合處若人合

角環濶牛筋蕢濶麋筋斥蠖濶疏此說弓表及和弓般

摩注和猶調也般拂也將用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千三體材

必注必先調之拂之摩之

射禮

也覆猶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猶善也但角善則矢雖疾而不能遠疾而遠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注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侯弓注射侯之弓也幹又

蕙田案以上弓矢

爾雅容謂之防

注如小曲屏唱射者所以自防隱疏容一名防一名乏

聶崇義三禮圖曰舊圖云乏一名容似今之屏風其制從廣七尺以牛革鞣漆之今案大射禮謂之乏射人職謂之容鄭之兩注謂唱獲者所蔽以禦矢也賈釋云以容蔽其身故得禦矢言之者矢至于此乏匱不去也又下文云凡用大射賓射等乏皆用革也陳氏禮書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為乏侯各有獲獲各有容故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士一侯一獲一容容革為之鄉射三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大射西十北十謂之乏乏以矢力

乏於此也謂之容以獲者所庇也爾雅曰容謂之防容與防皆乏之異名也

蕙田案以上乏

聶崇義三禮圖曰司弓矢云大射燕射其弓矢并夾注云并夾矢箭音聶賈釋云矢箭之言出于漢時若王射則射鳥氏主取矢其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

蕙田案以上并夾

周禮春官太史凡射事節中舍算執其禮事注節謂於射而節中以待射中

所以盛算者禮事升降進退之事太史守其禮節也

聶崇義三禮圖鹿中圖說曰鄭注鄉射禮射于樹用鹿中有堂無室曰榭榭卽州序也舊圖云士之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算長尺二寸鄉

射記曰鹿中髡前足跪鑿其背容八算注云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賈釋云服不氏教擾猛獸有堪受負有不合受負者若今馳受負則四足俱屈又投壺禮孔義云其中之形剋木為之狀如鹿兕而伏鑿背盛算 兕中圖說曰大夫射于庠用兕中鄉射禮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舊圖云兕似牛一角大小之制如鹿中 皮樹中圖說曰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云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賈釋云知城中是燕射也張鎰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閭故知城中是燕射也張鎰圖云皮樹人面獸形 閭中圖說曰諸侯立大學于郊若行大射于此大學則閭中鄉射記注云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虎中圖說曰諸侯與鄰國君射于境則虎中賈釋

云與鄰國君射則賓射也以其主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

陳氏禮書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境則虎中大夫射則兕中士則鹿中鹿中髡前足跪鑿背容八算則皮樹虎兕之制蓋亦然也惟君有射于國中而燕射大射賓射異中大夫士射必於郊而燕射賓射同中君射則始納於西堂下繼又總之以適次大夫士射則納於堂西而已此尊卑之辨也其奉之也先首其設之也必坐其位則南當楹西當西序其嚮則東面籌雖八十所容者八算而已上射之算釋於右下射之算釋於左則賓主之黨辨矣二算為純一算為奇則勝負之黨辨矣鄉射用鹿中而投壺亦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者而已

蕙田案以上中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鄉射禮司馬命弟子說幅賈釋注云幅猶幅也所以揚筈齊矢也以幅為幅者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承筈齊矢也下記云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幅髮注云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龍蛇君子之類交者象君子取矢于幅上髮赤黑漆賈疏引鄭注易龍戰于野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龍蛇總為君子之類也舊圖云幅長三尺有足置韋當于背

陳氏禮書鄉射記曰幅長如筈博三寸厚半寸龍首其中蛇交韋當髮之蓋兩端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安矢也韋當所以分矢也大射三耦既拾取矢捆之所以齊矢也夫幅之幅矢蓋猶幅衡之幅牛考之於禮奉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脫則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幅有足誤矣

蕙田案以上幅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韋當長二尺廣一尺置幅之背上藉以箭鄉射記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于當賈釋云直者通身之言其幅兩頭為龍首于背通身著當言直者當心中央也知丹韋為之者周尚赤故也

蕙田案以上韋當

周禮春官司常凡射共獲旌注獲旌獲者所持旌也疏言凡射則大射賓射及燕射皆共之夏官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注謂待射者中而服不氏與旌

以獲也

蕙田案以上旌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算長尺二寸以實于中
八四算一偶八算其數無常隨偶多少若鄉射記云
籌八十謂十偶而言是數無常也又此云算長尺二
寸與投壺禮同其鄉射記算長尺有握握四指也一
指一寸是尺四寸也

陳氏禮書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握布四
指指一寸則籌尺有四寸矣公羊傳曰膚寸而合投
壺曰室中布五扶先儒謂側手爲膚鋪四指爲扶則
握與膚扶一矣握素刊其本也鄉籌八十而中實止
於八者籌八十以十耦計之也一人四矢皆中則用
八算焉射未必皆中而必備八算者不敢期人之不
中也每一耦射中者一箇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

左有餘算則反之蓋釋獲者取八算於中執之改實
八算以待後中既釋獲委於其中西又取執而改實
焉故中之所容常八算

蕙田案以上算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鄉射記曰楚扑長如笱刊本尺
又曰射者有過則撻之注云刊其可持處扑刑器司
射常佩之過謂矢揚中人也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
今鄉會眾賢以禮樂歡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
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扑撻于中庭而已書曰扑作
教刑

陳氏禮書眾之所在非威不足以制之故古者闔胥
于鄉小胥于學有觶撻司市于市有扑罰司徒于誓
田亦有扑書稱扑作教刑撻以記之禮稱夏楚二物

收其威也則射之有扑宜矣鄉射司射升堂告賓則去扑降而反位則搯扑升而去扑所以敬尊也降而搯扑所以威重也

蕙田案以上扑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案鄉射大射之義其射物在庠之楹間若丹若黑而午畫之從者長三尺橫者曰距隨長尺二寸言距隨者謂先以左足履射物東頭為距後以右足來合而南面並立曰隨

陳氏禮書物者則之所自出也射之所履不過乎物故位謂之物左為下物右為上物其畫也若丹若黑其設也兩楹之間於序則當棟於堂則當楣弓長六尺而兩楹之間容弓筈長三尺而物如筈武長尺有二寸而距隨長武一縱一橫縱長而橫短此所謂度尺而午也前足至物之左端右足合而隨之此所謂距隨也凡射及物則揖履物則先左足先左足以正其位還視侯中以審其的然後俯正而俟此所謂以志正體直可以祈中矣

蕙田案以上物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決亦以朱韋為之案大射禮云設決朱極三注云猶闔音開以象骨為之著右三指所以鈎弦而闔之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若無決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極

蕙田案以上朱極三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舊圖云遂臂捍以朱韋為之案鄉射禮注云遂射鞬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也其非

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又大射注云遂著左臂裏以遂弦也

蕙田案以上遂

聶崇義三禮圖說曰大射禮注云次若今更衣處卽所設之帷幄也故幕人掌帷幕幄帟以供掌次若王朝日祀五帝則掌次張大次小次凡祭祀張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後鄭以耦次在洗東大次大幄也初往所止居也小次小幄也既接祭退俟之處今又射有三位若王射設耦次亦宜有大次小次也又幕人職旁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卽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賈釋云帷在下幕在上其爲室幄帟又在帷幕室內

設之也

蕙田案以上次

右射器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四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龔夬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王鳴盛

參校

太僕寺卿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三十八

射禮

蕙田案劉向別錄以投壺屬古禮陸德明云或云宜屬賓禮皇侃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康成目錄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燕射皆嘉禮則皇氏之說是也徐氏師曾云此篇雖在大小戴實儀禮之正文蓋壺者實酒之器而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眾不足以備官比耦欲

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亦可以觀德故不廢焉

禮記投壺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疏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兕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舞首者則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立立圍圈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

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為謙辭 疏知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屣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屣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為射以其詢眾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蕙出案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與鄭小異今本大戴禮乃作峭謬甚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

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昨階上拜送賓般還曰

辟

注賓再拜受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于其階上 疏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

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送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昨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昨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

為善壺以正為善

方氏懋曰矢以直

射禮

殷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呂氏大臨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殷還以辟有加于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紆吾敬也燕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修交所以久也

己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

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借進明為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 疏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卻退反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階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為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為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三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奇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奇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也

主人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拜送既拜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而拜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鄉飲拜受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屣升坐之前燕禮射在脫屣升坐之後投壺所以樂賓也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注度壺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執算而立以請

賓侯投 孟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算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算與者既設中之後于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注亦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此約鄉射文實八算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算於中亦者亦鄉射也請賓曰順投為人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先入也比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疏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投為入者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黨為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比投不釋者比類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類投類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為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為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為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算以為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為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為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願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劣於二故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願得三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為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于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又此經正爵為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算亦為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蕙田案請賓曰以下大戴禮多奏投壺之令一句文義較備比投不釋下大戴禮多一算字亦較明一馬從二馬疏云定本無此一句大戴禮亦無此一句但玩上下文義有之為備今本大戴禮豈後人又因疏言而去之耶陳氏禮書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簷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

射禮

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為順末中為逆故曰順投為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為工故比投不釋算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

方氏懋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矜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上言人下言釋互相明也云氏大臨曰矢未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為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于禮容節比于樂不尚于苟中也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注弦鼓瑟者也狸首詩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疏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請奏狸首者謂司射命遺鼓瑟之弦者請奏狸首之篇問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知弦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云狸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復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方氏懋曰以弦歌狸首故命弦者奏之問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

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算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

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

注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數左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于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疏此一經明投壺算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

三禮卷之三
三
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為奇者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雙也故云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為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云如數射算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惟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算謂總繳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蕙田案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大戴禮作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案時已卒投有勝所不必言司射見上不必復出其算其字當為奇字之訛並當從小戴為確

陳氏禮書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算上射於

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算亦如之然則賓黨為上投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變之每委異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兩左算實于右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算亦如之然則賓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實于手主黨之算自手數之以委于地矣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酌者亦酌奠于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同禮曰以灌賓者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也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酌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灑升酌坐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階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者

以投壺射類故
約鄉射而知也

蕙田案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大戴禮作
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
諾以酌皆請舉酒蓋謂司射舉手以詔勝黨
之弟子如此所記有詳畧其義則同也

陳氏禮書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
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
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上遂以執射司射
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
之上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投
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觶升酌
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觶少退立

卒觶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裸不勝者曰賜灌所以
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
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已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
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
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
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用豐為鄭氏曰酌奠
於豐於經無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
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
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
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于
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 疏此一經
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馬各直其算者直嘗也謂
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東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
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
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

勝者為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注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算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卒解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必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耦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耦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而止非其義也

陳氏禮書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兼人也馬各直其算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必親酌矣蕙田案此節之首大戴禮云司正曰正爵既

行請為勝者立馬案此據注亦司射之事此

經無司正當是今本大戴禮誤也

正爵既行請徹馬

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

蕙田案大戴禮于此節之下有終則復始一句投壺禮畢無算爵已行似不應有復始之事誤也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注算多少視其坐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眾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藝隨宴早之宜無常處算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圖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圖周圖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用柘棘取其堅且重或以棘取無節 疏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多少并言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錄記者既陳

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算之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
 人四矢亦人四算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天也室中最狹故五
 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投壺者人四矢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
 故知四矢也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倍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彼膚
 與此扶同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
 益一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圓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
 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寸六寸也云以腹修五寸約之
 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圓困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修五寸約之
 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
 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
 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一寸四分八分以圖求方須三
 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
 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而有一寸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圓
 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圓周二十七寸有強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
 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圖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
 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圓
 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十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十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
 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十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
 云圓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
 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
 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圓四
 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十寸不盡是壺徑八
 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
 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圓必受斗五升之
 物數不相會也或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荷欲望合恐非鄭意

陳氏禮書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
 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春
 秋傳曰膚寸而合其說先簡則謂之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
 一也投或于室或于堂或于庭籌之快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
 早晏視地之廣狹也 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籌長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籌長
 投算矣然射矢不問籌故箭算曰籌投矢曰籌故箭籌曰籌大戴禮謂算大八分
 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尊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朱子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
 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
 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壺之
 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
 加之數也蓋壺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
 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
 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
 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
 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

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圓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此為正方形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形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

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借會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

浮 注弟子賓黨主黨年每者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薛者禮衰乘異不知孰是也幪敖慢也偕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邱據 疏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毋幪毋敖者幪亦偕也偕立謂不正面前踰言謂遠相談話偕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注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蕙田案司射庭長一節陳氏澹移在此節之下

鼓 ○□○○○○□□○○○○□半○○○○□○○○○□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
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
於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
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儕其堂乃節
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
旌既獲卒莫此一段皆爲協韻之文其前數
句皆見射義狸首之逸文也餘亦泛陳射事
案投壺命茲者曰請奏狸首故此備述其詞
耳末又曰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此則宜爲大射誓戒之詞不知何
以綴于此篇之末也

劉敞投壺義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
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恆

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爲壺矢以節其禮全其
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
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
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
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
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
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
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
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
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尙人
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忘人
以勝己也故尙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
其過則忿忘人以勝己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

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狸首以順為節也待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謂也

陳氏禮書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以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狸首鼓其節則以射故之半而釋算數算勝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者於其中使樂為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上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少儀侍投則擁矢注不攷釋于地也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也與不角不擢馬

蕙田案此條卑幼侍長者投壺之法注疏詳見射禮

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注言投壺中不足為雋異疏禮記有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可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載之耳伯瑕真穆子唯言壺何為焉其以中為雋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

蕙田案此兩君宴饗投壺之法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五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天保總督蘇若都聖桐城方觀承同訂

翰林院編修嘉慶玉鳴盛
嘉慶按察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三十九

射禮

通典漢石渠議曰鄉射請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

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韋議是

蕙田案漢書儒林傳梁邱賀子臨爲黃門郎論石渠此云黃門侍郎臨者卽其人也

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通典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

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爲舊準

隋書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卽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驂騶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

坐射懸侯畢羣官乃射五塼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四品二十發五品十五發侍官御仗以上十發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塼正三品已上第一塼一品五十發二品四十六發從三品四品第二塼三品四十二發四品三十七發五品第三塼三十二發六品第四塼二十七發七品第五塼二十一發八品第六塼十六發九品第七塼十發大射置大將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塼各置塼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塼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塼士等員以司其事通典唐制皇帝射于射宮則張熊侯觀射于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射則不陳宮懸三月三日九月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一
二
九日賜百寮射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
許景先駁奏曰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式今猶降
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
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
爲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
志故有騶虞狸首之奏采蘋采芣之樂天子則以備官
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
職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
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
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眾官
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
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一箭偶中是費一工庸調用之
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

勅曰大射展禮先王勅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
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
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
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
安福樓下自此以後其禮又息

唐開元禮皇帝射于射宮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
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東懸在東階西面西
懸在西階西東面南北二懸及登歌廣開中央廟門中
央避箭位也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設
五楹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
馬位於侍射南東面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布侍射者
位於殿階下當御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侯於
西門外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

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大如斗

設罰尊於西階西設籩於尊西南肆實爵加
纂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出樂作警蹕及文武侍衛皆
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如元會儀酒
三徧侍中奏稱有司既具請射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
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西
階下東面北上持鈸戟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
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又設坫於執
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筈於其上決今之射者拾今之射提獲者持旌自乏
南行當候東行至候負侯北面立侍射者出西門外取
弓矢兩手奉弓搢乘矢於帶搢插乘矢四矢入立於殿下射位西
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插弓命獲者
以旌去候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自西階復位
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筈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

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郎將跪奠筈於御榻前
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興
贊設拾以筈退奠於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
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西面左執附右執箭以進御訖
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矢供御
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五節御乃射
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
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申曰獲下曰
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矢短不及候揚謂矢過候左右謂矢偏不正也御射
訖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決拾退奠於坫上復
位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向挾矢
協律郎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樂狸首三節然後發矢
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

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射者右旋東

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其射人多少臨時聽進止若九品已上俱蒙賜射則六品以下

後日引射所司監之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降

復位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郎將於東階下侍射者矢

加于楹釋弓于庭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侍射中者

罰不中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楹之東西面監唱射

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

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於東階下

以付賞物訖退復西面位酌者於罰尊西東面酌進北

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豐南北面

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下退復東面位酌者北

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訖典

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

引出持鉞戟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司以弓

出中門外付侍射者引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

楹不陳賞物不設罰尊若御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

懸不行會禮

皇帝觀射于射宮前一日設宮懸登歌張麋侯設第一

楹於庭前少西第二楹於第一楹南二步以次五楹陳

賞物罰尊如親射布王公以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

左右俱北上布三品以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

四品五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

西廂者東面俱北上若殿上八少四品五品亦升之布六品以下會席位於

樂懸之南北上殿則在懸內布王公以下將射位於東西

階前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王公將射位前左者西面

右者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三品

以下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楹間少前布三品

席橫布各容六人

以上及右供奉射席於御座西楹間少前

獲者謂著矢疎密者

品以下射席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乏東東

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

獲者謂著矢疎密者

人司馬二人其日質明王公以下俱常服持弓矢分為

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作警蹕如

儀凡射先

常儀王公以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謁引入見會如常

儀行會禮酒三徧所司奏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前承認

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將射者皆降庭前北面對為

首再拜訖典謁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矢與兩手奉

者皆就位執罰尊者立於尊南執籬者立於籬南皆北

面酌者立於尊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候東行

至候負候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導射皆搢乘矢

於帶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至階左者西

面右者東面相顧立定俱升進各當席前北面俱進升

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東面張

挾謂置矢於弓

六

弓俱南面挾一箇

前左旋南面揮弓命獲者去候獲者持旌去候西行十

步當乏北行至乏止乃射左司射一發右司射一發更

迭射訖左司射左旋西面弛弓右司射右旋東面弛弓

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階下相向立定

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面次北王公從

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射席相對為首

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

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

若兩番則每番唯射取中候未須奏

請作樂相應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承傳西面告太常卿

太常卿於西懸內東面命樂正曰奏樂間若一言奏七節節間疎數

也如司射自西階升當御前少西東向誓曰無射獲無獵

獲不得射候邊不得獵過獲者之傍射者俱逡巡司射退降復位司射又升西

階誓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算也射者又逡巡司射乃退降

復位協律郎舉麾作狸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

與第四節相應左右又一發使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

節射訖協律郎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

廂射者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

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

俱升射如初四品以下射於殿下即射席升降及射與

樂相應如殿上儀射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

於下復會位四品以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

如初射總訖司馬升殿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

各一人持其不中者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一矢跪如

第一福北闊其以下次加福訖取矢者各立福南北面

王公以下各降執弓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

罰不中者侍中承制退稱制曰可所司立福之西東面

監唱射矢取六人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

面北上依射中疎密為第其不中者謂四矢俱不中侯也立於西階

下東面北上依品為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以次

付賞物受訖者退復西面位若賜多且置於位御矢持出中門付之酌者於罰

尊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爵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

者豐南北面橫奠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豐下取

弓退復東面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

初若更射則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

司射各從首取王公以下六人升射如初始作樂與樂相應如上儀其賞罰皆如初訖典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不射者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持鉞戟者復位御入樂作警蹕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外付射者訖引出者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王公以下各執弓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敕賜王公以下食王公等皆再拜典謁引王公以下就東西廊下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王公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王公以下皆北面對立通事舍人宣勅云射中者依算賜物不中者罰酒王公等皆再拜其受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宋史禮志大射之禮廢於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儀注其羣臣朝謁如元會酒三行有司言請賜王公以下

射侍中稱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於殿下王公以下次射開樂縣東西廂設熊虎等侯陳賞物於東階以賚能者設豐爵於西階以罰否者并圖其冠冕儀式表著埒埒之位以進帝覽而嘉之謂宰臣曰侯弭兵當與卿等行之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從官再拜奉觴貢馬為賀預射官中者帝為之解賜襲衣金帶散馬不解則不賜苑中皆有射棚畫暈的射則用招箭班三十人服緋紫繡衣帽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皆合習射遂為定制外國使入朝亦令帥臣伴賜射於園苑政和宴射儀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繫鞵射官窄衣奏聖躬萬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執弓矢謝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

皇帝初射中舍人贊拜凡左右祇應臣僚除內侍外並贊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訖跪進椀射官先傳弓箭與殿侍側立內侍接椀訖就拜起降階再拜有司進御茶牀天武引進奉馬列射梁前員僚奏聖躬萬福東上閣門官詣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班首以下橫行立贊再拜班首奉酒進樂作飲畢殿上臣僚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引進司官臨階宣進奉出天武奉馬出樂合復贊就坐飲訖揖興諸司收坐物等射官左側臨階取弓箭侍立皇帝再射中的或雙中如上儀進酒臨時取旨得旨進酒更不進奉中扁椀及解中更不賀不進酒臣僚射中引降階再拜訖殿下側立御箭解中招箭班進椀如上儀舍人再引射中官當殿揖躬宣有勅賜窄衣金帶跪受箱過再拜過殿側服所賜訖再引當殿再拜更不射如宣再射或更賜箭令射如未退卽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再解中賜鞍轡馬如上儀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階再拜立招箭班殿上躬奏訖下殿舍人宣有勅賜銀椀跪受執椀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賜散馬卽同宣賜宣有勅賜銀椀兼賜散馬若干匹射訖進御茶牀諸司復陳坐物等羣官各立席後贊就坐羣臣俱坐酒五行宣示醖宣勸如儀皆作樂宴畢內侍舉御茶牀三公以下降階再拜退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車駕幸玉津園皇帝射訖次命皇太子次慶王次恭王次管軍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發帝前後四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車駕幸玉津園命從駕文武官行宴射

之禮皇太子宰執以下酒三行樂作皇帝臨軒有司進
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進酒率宰執以下再拜稱賀宣
皇太子射射中賜宣預射臣僚射使相鄭藻起居舍人
王卿月環衛官蕭奪里懶射中各賜襲衣金帶
明集禮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射梁翦柳
之法大概循用國俗

明會典洪武三年五月詔行大射禮上以先王射禮久
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
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明集禮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
射司射器請射舉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如圖儀是日
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員子弟士
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於各正官及

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詣司器前授弓矢
畢引復本位司正執算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
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搯于腰帶之右
以一矢挾于二指之間推年齒相讓年上者爲上射年
幼者爲下射上射先進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
中投算置于中或副司正書中舉旗者舉旗如式上射射畢退立
于旁讓下射者詣位發矢書中舉旗如前請射者俱引
復位收矢者收矢復于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
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高品者
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式俱
畢司正副司正持算白中于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
中者如式飲訖請射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于司射
器還詣主射正官前圓揖而退

何景明鄉射直節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卽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詞緒理可尋也器一弗備則無以卽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事以明賢故遜而後洩故賓主必孚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

節于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采蘋采芣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于天下矣 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于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于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眾賓不耦賓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略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勿爲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眾心貫萬事者也以此施于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逐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馬者人

之命則調馬先之矣凡馬須平日適飼養時調度蹤躡聽令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腳從耳下齊出後兩腳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邊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馬上射把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必須以箭二枝連弓弣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爲便馬始騎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一縱時身卽左跨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舒一翼弓拽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卽落與左膝相對望把根射百發百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卽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人身左跨左重馬不能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卽過矣馬行直否盡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驥對鐙抹鞦云者惟所用之鄭若曾曰武士之常技三日分驥向前

射也曰對鐙向傍射也曰抹鞦向後射也分驥者以馬之頸驥爲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邊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于此挽弓就于此發矢臨敵倉皇之際庶無謬誤對鐙者主左一邊而言今北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亦此義也然此法但可施于途遇一二人耳設使眾敵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也學騎射者須習左右手皆便方可雖然此以射言也若披堅執銳攻戰于白刃之外又必兩邊用力身活直坐以張弄武藝身若太伏恐馬前失身若後倚恐馬仰坐左右少跨與射不同蓋射不用力身猶輕也手持器械盡力使用身太離鞍馬蹶人仆是可以不慎乎哉

蕙田案此條附論馬射之法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六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六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舊編輯
李太僕總督魏晉都察院方觀同訂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四十

鄉飲酒禮

蕙田案鄉飲酒之禮見于經傳者有四鄉大
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王以禮禮賓之一也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以
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于序先行鄉飲
酒禮三也鄉大夫士飲其國中賢者四也其
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為州黨鄉
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
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儀禮所載乃鄉大夫禮

賓之禮其正齒位之法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于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又有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而儀禮佚其篇其詳不可得聞焉州長習射之儀先飲酒而後射儀禮鄉射篇可以互參惟飲國中賢者之禮經無正文大約與鄉大夫賓賢之典略相類耳漢制郡國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開或行之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樂則笙歌開合各一作而不備所謂鹿鳴宴也正齒位則行於冬季主人以縣令爲之復降殺其禮宋淳化中詔有司

講求鄉飲酒禮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爲眾賓畧如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廊則亦兼取黨正正齒位之文二者合爲一禮矣明初定鄉飲禮儀命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於儒學行之又於是日令一人升讀律令蓋取正齒位之義其鄉試舉人中式者亦有鹿鳴宴然不名之爲鄉飲酒也周禮云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先儒以鄉飲鄉射當之禮記亦云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

之獄繁然則先王制此禮或主於興賢或主於尚齒雖所重不同而所以勸民行厚民俗之意則一也今採經傳及歷代史志所述具列於篇云

儀禮鄉飲酒禮

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其各有四此賓賢能一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是州長黨正飲酒法

孔氏類達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飲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于學中名為鄉先生教于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于若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于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于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眾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于大蜡祭而黨中于學飲酒于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人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張氏爾岐曰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于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于季冬蜡祭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
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疏引周禮是天子鄉大夫法諸侯鄉大夫無文以此約之若據鄉貢一人其介與眾賓不貢之矣但立介與眾賓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

楊氏復曰此篇主于賓賢雖無正齒位法然自賓介而下眾賓有長立于堂下者有東上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旅酬少長以齒是亦正齒位法但無黨正三豆四豆五豆六豆之等差耳

蕙田案以上謀賓介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

注戒告也拜辱拜其屈辱至已門也不固辭者素所有志退猶去也去又拜者以送

謝之疏知賓出門者見冠禮主人宿賓賓出門左鄉射戒賓亦出門故知此亦出門也冠禮主人戒同寮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此則鄉大夫尊賓卑又將貢已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

朱子曰學成行修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

盛氏世佐曰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云拜辱者當賓興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與大夫抗禮不為驕也士冠禮鄉射禮于主人戒賓皆云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一辭而許為賓之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為將貢已而固辭君子惡其矯也

介亦如之

注如戒賓也疏眾賓亦當遣人戒速使知但畧而不言

蕙田案以上戒賓介

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注席敷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屬間南面主

人席階上西面介席階上東面席眾賓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疏鄉射云席賓南面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此眾賓之席亦當然雖不屬猶統賓為位同南面也

欽定義疏鄉飲酒義於賓席云坐于西北又曰南鄉謂

于室戶之西而南鄉也於介席曰坐于西南又曰東

鄉謂于西階之上而東鄉也於主人席曰坐于東南

又曰東方謂于東階之上而西鄉也於尊者席曰坐

于東北謂于賓東而南鄉也若三賓之席則自賓席

以西至于西序是其位也凡位室戶之西為最尊次

則西階之上為客位若賓東之位則燕禮所以席卿

者也而飲射之尊者位于是賓西之位則燕禮所以

席大夫者也而飲射之三賓位于是此堂上之席次

也

蕙田案眾賓席于賓西南面者賓長三人即

鄉飲酒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眾賓之席

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主習民以禮

樂故眾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

主于與賢賓則賢能之中尤異者故特貢之

眾賓既不與於貢安得不與賓相別注謂眾

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

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元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

加二勺于兩壺

注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元酒在西上也肆陳也疏東肆以頭首為記從西向東上頭在西也

吳氏澄曰房戶閒者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酌主人也斯禁一名檟長四尺廣一尺四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檟士用禁北面設尊元酒在左在酒尊之西也

張氏爾岐曰兩壺酒與元酒各一也元酒在酒之西壺各有勺以備挹酌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南肆

注榮屋翼疏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堂下洗北去堂遠近深淺取於堂上深淺若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

丈以此為度楊氏復曰上篚在禁南東肆下篚在洗西南肆上篚爵三解一獻賓獻遵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解降洗以酬賓一也下篚解四一人舉解為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解二也二人舉解為無算爵始四也張氏爾岐曰此復設篚者上篚所貯三爵每行畢即奠于下篚且貯餘解也

蕙田案以上設席及器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

注內謂之羹定猶熱也速召也還猶退從猶隨也言及眾賓介亦在其中矣

蕙田案以上速賓介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

注相主

揖眾賓

注差益卑也拜介揖眾賓皆西南面疏賓介眾賓立位在門外北為上主人與賓正東西相當則介與眾賓差在南東面

主人揖先入

注揖揖賓也先入門而西面疏

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

注皆入門西東面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

注三揖

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注三揖

蕙田案以上迎賓

注當陳指堂碑指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疏楣前梁對後梁為室戶上

蕙田案以上迎賓

蕙田案以上迎賓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注將獻賓降人也主人坐奠爵于

階前辭注重以已事煩賓也賓對注對答也賓主人坐取爵與適洗

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注已盥乃洗爵者致潔敬也賓進東北面辭洗

注必進東

行示情

教氏繼公曰凡洗

者必盥盥洗皆立

張氏爾岐曰篚下當篚之下非於篚也盥

洗者盥訖取爵凝洗亦非謂盥已洗也

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注言復位者明始降時位在此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注沃洗者主人之羣吏卒洗主人壹指壹

讓升注俱

教氏繼公曰升亦

主人先而賓從之

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注復盥為手坊汗賓降主人辭賓

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注疑正立自定之貌疏言指

讓升不言一揖

一讓從上可知

欽定義疏主人階上及降階之位皆在阼階東賓降階之位在西階西下經俱有明文則賓階上之位亦宜在西階西此不言西可知也

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注獻進也賓西

階上拜主人少退注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賓少退注復位復西階上位疏以賓西階上疑立今見主人西

進受爵於席前復位此北面獻於已席前故賓進將于席前受之也案鄉射云賓

不言席前文不具也薦脯醢注薦進也進之賓升席自西方注升由

必中乃設折俎注牲體枝解節折在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

脯醢注坐坐于席祭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

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臍之興加于俎注興起也肺離

弗繚即弗紵一也此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云絕祭但云繚必兼絕

言絕不得兼繚也周禮太祝辨九祭七日絕祭八日繚祭注云繚祭以手從肺本

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絕則

祭之

張氏兩岐曰卻左手者仰其左手也弗繚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繚也大夫以上乃有繚祭士則否經言弗繚以賓固土也他事皆從土禮注疏獨于此解作繚祭不敢從

蕙田案經文云弗繚而注疏乃以繚祭釋之蓋以弗為屈曲之義其說迂曲張氏駁之最當

坐挽手遂祭酒注挽拭也興席末坐啐酒注挽拭也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注啐亦嘗也降席席

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

人阼階上答拜注卒盡也於此盡酒者明此席非專為飲食起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賓

賓降洗注將酢主人主人降注亦從賓也降降立阼階東西面賓坐奠爵興辭注西階前也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

賓坐奠爵于筐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

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

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

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

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注酢報也祭者祭薦俎及酒亦齊啐

未盥主人辭洗鄉射賓盥訖主人乃辭洗先後不同者彼與鄉人習禮輕故盥訖乃辭洗此鄉人將賓舉之故未盥先辭洗重之也鄉射賓坐取爵洗之時未得主

人之命故奠于筐下得主人之命乃奠于筐此則賓取爵適洗未奠之時主人即辭故奠于筐也

敖氏繼公曰北方席下也主人介席皆南上

不告旨注酒已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注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

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注東西

序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疏奠于

序端者擬酬賓訖取此爵以獻介

敖氏繼公曰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卒爵乃拜者若已飲之乃審知其薄然

姜氏兆錫曰此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謂之崇酒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為謝酒惡當於獻賓實告旨之時不當於酢主主不告旨之後

蕙田案崇酒之義姜說為長注疏與敖氏俱費解

又案以上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注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與賓西階上答拜

欽定義疏未飲而拜示行酬也既飲復拜示盡觶也賓皆答拜以此酒為己而飲也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注不拜洗殺于獻賓西階上

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注賓已拜主人奠其觶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

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注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

全交也張氏爾岐曰賓辭疏以為辭主人復親酌已愚以主人方酌時不辭殆非辭酌也仍是辭其奠如鄉射一人舉解時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注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主人

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

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注介禮殺也疏主人與賓二揖至于階之時

介與眾賓亦隨至西階下此云揖讓升如賓禮則惟于升堂時相讓無庭中揖讓之事

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

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

注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以就卑也

敖氏繼公曰主人獻介乃拜于其右者降于賓也凡堂上之獻酢皆分階而拜者賓主一人而已其餘則否

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

賓禮不啻肺不啻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注不啻啻下賓

蕙田案介位西階西北面而主人立西階東是為在介右也凡北面以東為右

又案以上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注如賓卒洗主人盥此盥者當為介酌疏此主人自飲而盟者尊介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注就尊南自酌下賓酒者賓主共之

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注奠爵西楹南以當獻眾賓

欽定義疏主人所與為禮自工外其拜位與賓同在西階者以其皆賓之屬也主人之拜位自介以下則拜于其右不與拜賓同位者不二尊也於是主人在介右故奠于西楹南由便也介不告旨主人亦拜崇酒者介不敢同于賓而主人敬之則不敢甚異于賓也

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疏以將獻眾賓故介無事就賓南

蕙田案以上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注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疏

朱子曰此疏云眾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鄉射疏又云眾賓無論多少止為三拜是示徧也然則主人之拜眾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為三拜以示徧而眾賓之長者三人各答一拜也然經文及注疏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 鄉飲酒禮 九

主人之南故西南面拜之

主人之南故西南面拜之

主人之南故西南面拜之

但言眾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

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長其老者三人主人拜送

注於眾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注既

約上文介右而知卒也卒爵不拜立飲立授賤者禮簡

張氏爾岐曰一人飲畢授爵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

蕙田案降洗者惟眾賓之長一人其餘二人

皆不降洗禮又殺于介矣

眾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注次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

張氏爾岐曰亦升受但不拜耳

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注謂三人也眾賓辯有脯醢注亦每獻薦於其位位在下

疏以其言堂下立待不台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注不復用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獻眾賓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即席注序次也即就也

疏眾賓謂三賓堂上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注一人主人之更發酒端曰舉實觶西階

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

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

賓拜注賓拜拜將受觶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坐受以興注舉觶不授下主人

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注所薦西

也舉觶者降注事已疏案鄉射舉觶者降後有大夫此不言者大夫觀禮之人或來或不故不言也

蕙田案以上一人舉觶為旅酬之始

又案楊信齋儀禮圖移賓若有尊者一條於

此文之下蓋從鄉射篇之例但尊者或來或

否既未可定故經文或在前或在後亦不一

例不必改此以就彼也

設席于堂廉東上注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一人皆左何瑟後首跨越內弦

右手相注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一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眾賓之少者為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既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同相師之道後首者變于君也持持也相瑟者則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疏此鄉大夫飲酒云四人大射諸侯禮六人若然士當二人天子八人為差次也工四人二人瑟相二人歌相亦二人以空手無事言也

敖氏繼公曰工笙蓋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注正長也疏此樂正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工人升自

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注降立於西方近其事工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

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

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

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

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

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王

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用之曰鄉飲酒亦用大學始

教宵雅肄三正習學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使知有

君臣之義始得

敖氏繼公曰不言瑟者瑟依歌其同可知書曰搏拊琴瑟以詠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注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為之洗疏此及燕禮主歡心尚樂故有升歌笙閒合樂閒合不獻以前已得獻故不復重獻鄉射主于射略于

樂無笙閒唯有合樂笙工並為至後總獻之大射亦主于射略于射略于樂不閒歌不合樂故有升歌獻工下管不復得獻注使人相者相薦脯醢使人相

祭其祭酒祭薦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注坐眾工則不拜

五禮通考卷三十七 鄉飲酒禮

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注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大師則為之洗賓介

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注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太師則為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

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注笙吹笙者也以

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盛氏世佐曰案笙詩之說從來聚訟詩禮二注出康

成一手尚爾異同況生其後者乎謂六篇之詞雖亡

而其義幸以序而存者箋疏而外陸氏德明蘇氏轍

范氏處義黃氏樵嚴氏粲也謂其辭既亡則其義不

可得而知序詩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者

鄭氏樵李氏樗也讀亡其詞之亡為無而謂此六篇

有聲無詞者劉氏敞商氏份董氏道王氏質黃氏震

也朱子于有聲無辭之解既用原文而以小序為無

理則同漁仲其說詳見詩集傳及辯說然猶未足以

厭後人之心而關其口何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成樂

也自古然矣又況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

或一句或次取篇中一二字以為題亦有舍篇中字

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

也夫詩之逸者多矣如豳首采齊肆夏見于禮記祈

招河水新宮見于春秋左氏傳三夏之名見國語九

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詩皆不能具其亡于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亡于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者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也何獨于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耶若徒以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歌以爲有聲無辭之證言則呂氏祖謙郝氏敬論之詳矣其說可得而申也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采于詩集傳是皆有辭而亦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卽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卽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簫詠歌鹿鳴之三是籥與簫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

曰旣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于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殆爲平允矣

觀承案笙詩有詞無詞聚訟已久旣已並亡則二說亦竝可通必欲畫一則終以朱子之說爲長夫有詞然後有譜詩樂相生之序誠然然亦原其初耳旣成譜後或單歌其聲或兼歌其詞則不可一概矣笙詩傳流已久其用在聲故相沿只吹其聲蓋堂上堂下之序如此周時所以用聲而不更造其詞所以六笙只有譜而亡其詞也如琴譜亦有有聲而無詞者其聲自和原不待詞而後顯也若但以曰樂曰賦曰歌曰吹曰奏字面爲據則反不爲確蓋此等字對文各別散文可通正不

必執此一字為難端也已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

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注一人筮之長

祭注亦受爵於西階上眾筮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

陳氏暘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

已筮則皆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注開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

其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豐饗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

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

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蘋采蘋注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

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蘋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

能循其法度昔太王季居于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

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

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于

疏合樂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

程子曰周公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太姒之

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

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太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

召南

朱子曰謂之南者以其化自岐雍之閒被于江漢之

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

觀承案明有周南召南之詩而古注不以此

注以雅以南之南反以南為南夷之樂者殊

未允也

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注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疏以其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知位在此也
李氏如圭曰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也

蕙田案以上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注不由北側降注賓介不從疏側者特也作相

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注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為

有解情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疏上云一相迎于門外今將燕使為司正

敖氏繼公曰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

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為賓欲去留之告

西階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

正立于楹閒以相拜皆揖復席注再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閒以相拜賓主人

既拜揖就席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解退其少立

注階閒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其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帥而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疏御射云司正實解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解此經雖不言中庭宜與彼同

坐取解不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

興洗北面坐奠解于其所退立于解南注洗解奠之示潔敬立其南以察眾疏執

解興洗北面鄉射大射禮皆不云盥俗本有盥者誤

蕙田案唐石經洗字上有盥字即疏所云俗

本也吳澄三禮考注亦承其誤今從監本

又案以上立司正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

立于賓東注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于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

飲不拜卒解不洗實解東南面授主人注賓立飲卒解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

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注旅

禮殺賓揖復席注酬主人

蕙田案以上賓酬主人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

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

朱子曰賓主介相酬初皆北面但實解之後授解之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授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于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亦既受乃還北面拜受也

蕙田案以上主人酬賓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注旅序也于是介酬眾賓眾賓又以次序相酬

某者眾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其字別之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注辟受酬者又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西階受酬者自介右注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疏凡授受之而自介右者介位在西故云尊介使不失故位也

款氏繼公曰受介酬者獨居其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眾賓序也若尊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

眾受酬者受自左注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于介也疏眾賓之內為首

受之言變于介者即授受之常法也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注嫌賓以辭卒

受者以解降坐奠于篚注辭辯眾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司正降

復位注解南之位

欽定義疏酬之為義注曰勸酒也為酬賓言之也又曰

周也為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于周當主人酬賓時介遵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奠之而不舉至獻禮既畢一人舉解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以至於辯辯者周也

蕙田案以上介酬眾賓眾賓自相酬以辯旅酬之禮畢

使二人舉解于賓介洗升實解于西階上皆坐奠解遂

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
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注三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膝爵者立于洗南
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疏席末答拜者賓于席西南面答拜介于席南東面答拜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尊于介故也
李氏如圭曰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也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注於席末拜皆進薦
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注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 疏皆進者一人之賓所奠于薦西一人之介所

薦南
張氏爾岐曰此二人所舉之觶待升坐後賓介各舉以酬為無算爵者即此二觶

蕙田案以上二人舉觶為無算爵之始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

俎注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薦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疏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主人請徹俎賓許注亦司正傳請告之司正降階前

命弟子俟徹俎

注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 疏西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者俟尊者徹乃受之

司正立于序端注待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

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尊者降席席東南面注皆立相須徹也尊者謂此

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為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目今文遵為儀 疏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士立于下不得升堂 故知此遵是大夫也

蕙田案鄉飲酒義從今文作儀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
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
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
眾賓皆降注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蕙田案以上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說屨者為安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羞進

也所進者狗醢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
今進羞所以致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賓也
敖氏繼公曰說屨者各于其階側北面坐于堂而說屨
于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于下

蕙田案以上升坐

無算爵

注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
解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皆是
楊氏復曰鄉飲酒禮無算爵其文畧家鄉射無算爵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
卒解不拜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眾賓長受而錯皆不
拜注錯者實主人之解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解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
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實賓之解以之主人實大夫之解以之
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解以之眾賓長實介之解以之次大夫又實
眾賓長之解以之第三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解以之第二次賓長如此交
錯以辭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
于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為歡醉乃止此所以為無算爵也
敖氏繼公曰此禮異於鄉射者舉解及反奠不于大夫而于
介耳其賓解亦以之主人介解則以之大夫其餘可以類推

蕙田案鄉射無介故以賓與大夫為尊鄉飲

有介當以賓與介為尊鄉飲酒義每以賓主

介儀相提並論則無算爵舉解自宜從賓介

始由賓而之主人由介而之大夫如敖氏之

說為是楊信齋儀禮圖尚沿舊注之誤耳

無算樂

注燕樂亦無數或問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
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算

蕙田案以上無算爵

賓出奏咳

注咳咳夏也咳之為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咳為節明無失禮
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咳夏則有鐘鼓矣鐘鼓者天子
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鄉射
禮曰賓與樂正命奏咳賓降及階咳作賓出眾賓皆出

再拜

注門東西面拜也賓
介不答拜禮有終也
主人送于門外

敖氏繼公曰再拜送賓也賓主
人以下當屨而後出經文畧也

蕙田案以上賓出

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

注不于主人正
禮也尊者諸公

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
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注席此二
尊之不與鄉人齒也三尊者六席再重者四席天子
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

張氏爾岐曰眾賓之席在賓西此特為位子
酒尊東不在眾人行列中故曰不與齒也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眾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

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注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

也辭一席謙自同于大夫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加席上席也

大夫席再重疏賓厭介此公與大夫同入亦厭大夫

欽定義疏遵者獻酢之節詳于鄉射禮此不具者射義云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二禮本同可互考也

蕙田案以上尊者之禮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注拜賜謝因蕙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主人

如賓服以拜辱注拜實復自屈辱也疏賓主皆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

蕙田案以上拜賜拜辱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元端也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注略

所欲注微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禮不欲則不與則藝鄉樂唯欲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

不召唯注微賓介不與則藝鄉樂唯欲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

辟國君也疏二南為鄉大夫之樂小雅為諸公之樂上正行飲酒歌小雅今燕不歌鹿鳴魚麗是避國君也

蕙田案以上息司正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注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屨

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古異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張氏爾岐曰鄉謂鄉飲酒之禮注指人恐義不盡

蕙田案以上記賓介

蒲筵緇布純注筵席也

尊裕冪賓至徹之注裕葛也幕覆尊巾

蕙田案以上記筵及尊冪

其牲狗也注狗取擇人亨于堂東北注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敖氏繼公曰用狗石用燕禮之牲也

蕙田案以上記牲

獻用爵其他用解注爵尊不

蕙田案酢亦用爵記但言獻者酢統于獻也
敖繼公以議記文之不備過矣

又案以上記爵解之用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注挺猶臠也鄉射禮曰祭半臠

上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

蕙田案以上記脯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注亨狗既熟載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

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肺皆離皆右體進腩注凡牲前

臂膈也後脰骨二膊胛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主

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挂也勝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疏此序體實用肩

主人用臂介用胛其間有膈肫在而介不用者蓋以大夫俎故此闕

焉大夫雖尊不尊賓主正禮故用體卑于主人與賓而尊于介也

音疏又云有膈肫而介不用明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

蕙田案以上記俎

以爵拜者不徒作注作起也言拜既爵者坐卒爵者拜既爵立

卒爵者不拜既爵注隆殺各從其官

欽定義疏坐卒爵謂賓主人介立卒爵謂眾賓以下

凡奠者于左注不欲其妨將舉于右注使

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注于二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一

蕙田案以上記諸行禮之節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注賢者眾寡無常也

蕙田案以上記眾賓之立位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注謂其飲之欠也尊樂正同于賓黨不言飲而

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于其位樂正位西階

張氏爾岐曰樂正本主人之官屬故以齒于賓黨為尊之

蕙田案以上記樂正薦節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注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叔氏繼公曰獻賓謂賓介及厥賓獻工兼笙者

蕙田案以上記不徒爵

樂作大夫不入

注後樂賢者疏大夫入當一人舉碑之後未樂作之前以助主人樂賓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入節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筐既獻奠于下筐

注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筐三爵也於工拜于

爵疏獻賓介堂上堂下眾賓一爵獻工與笙二爵獻大夫三爵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注謂主人拜送

其階上者以其坐于西階東也

蕙田案以上記獻工與笙

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

注縮從也雷以東西為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懸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

蕙田案以上記懸磬之所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從便

蕙田案以上記升席降席之法

司正既舉醵而薦諸其位

注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醵而薦之

蕙田案以上記薦司正節

凡旅不洗

注敬禮殺也不洗者不祭

蕙田案以上記旅酬殺禮

既旅士不入

注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

叔氏繼公曰士賤于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者同故不入

蕙田案以上記士入節

徹俎賓介尊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

注送主人之

俎以東

注藏于東方

蕙田案以上記徹俎之節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注禮記卷之二十一鄉飲酒禮

蕙田案以上記奏陔之節

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注其西面者北上統于公

面西上統于尊也

蕙田案以上記尊者席位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

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無算爵然後與注燕乃及之

蕙田案以上記主人之贊者

右儀禮鄉飲酒禮

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

注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疏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注國索鬼神而

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于鄉飲之義微矣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土既旅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寡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于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

蕙田案鄉大夫與賢飲酒之禮三年而一舉

儀禮所說是也州長習射飲酒之禮一年而

再舉射義云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

禮是也黨正正齒位飲酒之禮歲終而一舉

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其鄉

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之禮周禮無其文鄉飲

酒義所謂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者是

也

詩幽風七月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

眾也疏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法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學校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得稱公也

蕙田案此條毛以為鄉飲酒禮鄭以為國君

大飲之禮未詳孰是姑依毛說採入

觀承案七月篇乃追述先公時舊俗如此末

章則冬時收穫已畢郊民躋堂稱祝以盡其

愛公之誠可以想見古初君民一體之誼耳

其時固未有周禮也毛以為鄉飲鄭以為國

君大飲必曲曲附會周禮則太鑿矣

禮記少儀客爵居左其飲居右注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介

爵酢爵饌爵皆居右注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

疏此一節明客爵所在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解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解于賓賓奠解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解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酢謂客酌還答主人也僕謂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皆居右示為飲之

蕙田案獻用爵酬用解此記客爵居左鄭以

酬爵解之則解亦通名爵也朱子經傳通解

採此條為鄉飲酒之記云

祭義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

者弗敢先注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

也雖非族亦然承齒手族故言族爾疏云謂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于堂下大夫坐于堂上知者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眾賓皆升就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即坐鄉射記又云既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也者據諸侯言之皆天子國黨正飲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以天子上士三命故也族七十者初飲酒之時則與眾賓先入此三命者得為待獻賓獻介獻眾賓之後至一人舉解之時乃始得入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注云雖非族亦然熊氏云黨正飲酒正齒位故有七十若鄉飲酒之禮則無七十者故鄉飲

酒明日乃息司正告于先生君子是老者明日乃入也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朱子曰六十杖于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蕙田案此正齒位之飲

右經傳鄉飲諸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注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也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經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鄉飲酒之禮廢

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

仲尼燕居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

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盥洗

揚觶所以致絜也注揚舉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

敬也注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

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鬪辨矣

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禍也故

聖人制之以道注道謂此禮也疏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

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解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拜至者謂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于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于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于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于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

也拜也呂氏大臨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于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于鬪

辨而免于人禍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而已哉

馬氏晞孟曰入三揖而後至階主所以致尊于賓三讓而後升賓所以致讓于主

徐氏師曾曰此釋自迎賓以至卒爵之義

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其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羞出自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一鄉飲酒禮

三句

東房主人共之也注蓋燕私可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

而其事賓也注絜猶清也疏以鄉大夫等惟有東房故設酒尊于東房之

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

設賓亦以酢主人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在酒尊之

西也所以設元酒在西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

欽定義疏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

德有位之通稱注謂士為州長黨正以指侯國則可

若王朝則鄉大夫為上大夫州長為中大夫黨正為

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為士也其謂主人為鄉大

夫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

為主人恐不得拘也其在侯國則鄉大夫者鄉人也

有飲國中賢能之禮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

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鄉大夫者有賓與

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飲有獻酬拜洗拜受拜

送拜既之禮故曰賓主共之羞則宰夫授之而已故

曰主人共之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

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注陰陽助

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於

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

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

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

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注賓者接人以

主人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

于東北以輔主人也注以僎輔主人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

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注聖

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

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注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

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疏此一節明

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也。三賓象三光者，謂眾賓也。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聖通也，謂上諸事，於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已立，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德，德者謂也。既能有禮，以體成長幼于事，得宜故曰德也。德也者，得于身也。重釋稱德之義，得善行于其身，謂身之所行，皆得于禮也。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謂使身得成也。此謂賓賢之人，有術道今以賓敬接侍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

張子曰：坐有位者，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陳氏濬曰：或謂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義，或然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嘑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注：非專為飲食言，主于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薦實，祭薦祭酒，嘑肺于席中，唯啐酒于席末也。疏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時肺醢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取酒上之肺，嘑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于席末，謂席西頭也。此席專為飲食，應于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是主人敬重于賓，故設席耳。祭薦

祭酒嘑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于己，故在席末也。于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解主人酬賓，主人先飲卒解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于西階，上此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故不于席所而卒解，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

呂氏大臨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吾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然則君子之于飲食，飽于敬而不飽於味也。飲食之禮，盡主人之敬，以養賓，盡賓之敬，以答主人者也。主人獻賓，賓受爵薦肺醢，賓升席設折俎，賓祭補醢，奠爵取肺，嘑之坐祭酒與席末，啐酒主人之禮，賓不敢不答，故祭薦祭酒敬主人，行此禮也。賓敬主人在禮不在食，故齊以嘗之，啐以成之也。啐于席末，不於席之正，主於行禮，不可以飲食瀆也。此貴敬而賤食也。賓卒爵于西階之上，不於席之上者，明是席之上可以成飲食之禮，不可以卒飲食之事，是先敬而後食也。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于財也。如知乎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財之義，則敬讓行矣。一飲食之閒，可以化民成俗，則升降之文，不為末節也。方氏慤曰：祭薦祭酒必祭，且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周人所貴，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嘑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獻賓之觴也。卒解則酬賓之時也。西階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于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于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

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改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視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于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疏此明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眾賓實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立于階下示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一豆而已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呂氏大斲曰古之貴老也其政則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家植之桑畜之雞豚狗彘則老者衣帛食肉矣其教則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四代之養皆于庠序更用饗食之禮皆所以使民不遺老窮知貴老之義故飲酒之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尊長近乎事兄弟也養老近乎養親孝也入則順乎父兄出則順乎長上則民德歸厚矣強不犯弱眾不暴寡人倫既正教行俗美薰沐涵濡遷善而不自知故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春秋合諸州長之射冬行之黨正正齒位鄉黨習見禮容之盛漸乎禮義之俗孝弟之行不肅而成行禮之效也

語類趙恭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爲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

儒以爲記黨正飲酒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前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賓興之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以證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與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說禮何取于黨飲而記爲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竝舉之耳

蕙田案黨正飲酒之禮古經當別爲一篇亦名鄉飲酒禮記所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皆此篇中之文而今不傳矣記禮者以篇名相同故并取釋之其實興賢尚齒明是兩事後儒求其故而不得輒思併而爲一而儀禮禮記之文俱不可通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注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注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

呂氏大臨曰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酢階拜送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首于賓可知及眾賓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眾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于介可知於一等之中復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方氏慤曰賓三賓也三賓貴於眾賓而介則輔三賓者也主的賓為獻賓答主為酢主又答賓為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于介則省酬焉至于眾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唯祭酒則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于三賓

蕙田案鄉飲酒惟賓最尊次則介又次則三賓三賓者眾賓之長席于賓西南面者也記所云眾賓升受坐祭立飲者正指三賓而言

而方氏乃以三賓為正賓不亦謬之甚乎又禮稱坐祭謂跪而祭酒非說屢升坐之坐方氏乃云眾賓卑不敢坐而當其養尤誤似未讀儀禮者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疏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瑟與歌者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者謂獻笙入也閒歌三終者閒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為二終也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為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失禮也

朱子曰合樂孔疏非是當從儀禮賈疏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六詩也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遺猶脫也忘也疏言旅酬之時賓主

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是無算爵之節也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

朱子曰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

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注朝

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疏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修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數矣

蕙田案儀禮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

爵無云修爵者此文修字當是羞之誤耳羞

字為句儀禮所云乃羞也爵無數為句儀禮

所謂無算爵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

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呂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具義則君子知之也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有貴賤隆殺之義則有別矣有別有禮也和樂而不流燕安而不亂則有節矣有節義也弟長而無遺則均則仁矣仁義具有禮行乎一鄉達乎一國所謂正身安國矣舉斯術也達之于天下則天下安矣故由一鄉而知王道可行于天下此禮是也

蕙田案自孔子曰吾觀于鄉至此朱子儀禮

經傳通解移置本篇之首

觀承案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考訂次第裁節

注疏俱為精當而簡明惟其將經文移易之

處每多不概於人心即如鄉飲酒義一篇其

義在前而孔子之論在後亦何不可乃定將

孔子一段移置在首恐反失先案後斷之序

矣何如悉仍舊次之為當乎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

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

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注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

於大辰焉 經前經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

月出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極亦為

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

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

教出於大辰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

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實陽氣主養萬物

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注海水之委也 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

注太古無酒用水而已

呂氏大臨曰天地之閒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水在東有左海之義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

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

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

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

借藏也

注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人也愁謂為擊擊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借則北方北方藏也借之則避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

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闕其間也 主人必居東方東

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

物者也

注言禮之所共主人出也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

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

也

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 疏月者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月輪主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凡建國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

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

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言既生魄即謂

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

知其繆而曲徇之故相戾之甚

蕙田案古人以死魄為朔生魄為望朔之日明已生矣至三日而曰哉生明者前此之明尚微也望之日魄已生矣至三日而曰成魄者前此之魄尚微也記云三日則成魄謂望後之三日以月自既望以後自盈而虧有盈滿不居之象三讓之義實取于此記文本無誤疏家以為朔後之三日因謂魄在月輪傍之微光則是誤會本文耳

陳氏禮書禮義者人性之所固有然民勞於耕穫則曠於尊卑長幼貴賤之節先王於是因其暇時制為鄉飲之禮以正齒位此尊讓絮敬之俗所以成而鬪辨暴亂之禍所以息也其屬飲則於鄉學其主則鄉

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賓介則就先生

先生致仕老于鄉里者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則黨正飲酒必於每歲蜡時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禮則州之飲酒必於春秋也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則鄉之飲酒又於三年興賢能之時也其坐主人於東南僎於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所以正齒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所謂正齒也以至牲則用狗樂則工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笙由庚之三尊于房戶之閒羞出東房洗當東榮與夫升降酬酢繁省隆殺之辨皆制之以道此孔子所以觀之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鄉

射眾賓之席繼而西鄉飲三賓之席不屬鄉射無介而飲有介鄉射處士爲賓大夫與則易之以公士鄉飲處士爲賓有大夫與不易之者以鄉飲之所重者在賓與射異也後世鄉飲酒廢閒或講求而復古者則漢明晉武常舉之於上伏湛李忠常行之於下而史臣稱之以爲美談蓋名生於不足也

右鄉飲酒義

